

期待

□罗安会

窗外的蝉鸣渐歇,客厅的挂钟嘀嗒敲过午夜。我捧着手机,划开视频的瞬间,整齐的步伐声撞入耳膜——从屏幕里“踏”出来的是历史前进的鼓点。“快看,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好威武!”老伴凑过头来说。新闻网正播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的彩排。

这一周,我这位退休老头像着了迷似的。晨练回来就打开电视,晚上则躺在床上刷手机,专找阅兵训练场的视频看。视频里,年轻黝黑的脸庞流着汗水,军服湿透,却没有一人弯腰;教官喊“正步走”,数百双靴子同时叩地,铿锵有力。

“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千万万……”不知咋的,这调子突然在脑子里打转。我哼出声来,“你这老头,看个彩排还唱上了?”老伴笑着嗔我。屏幕上,一队队穿蓝布衣裳的民兵正齐步走,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茶几上敲着节拍,指尖好像又触到了冰凉坚硬的东西——是当年那支“三八大盖”的扳机,被磨得发亮。

记忆的闸门被推开。小时候在长江边朱沱古镇万寿宫玩“打鬼子”,我们举着木棍当长枪,木块当短枪,躲在神像后当掩体,戏台坝就是战场。“砰砰砰!”敲着石柱子喊“冲啊”!那时候怎能知道,几十年前的冀中平原上,真有群庄稼汉用锄头、铁锹当武器。白天扛着锄头下

地,夜里用火把照明挖地道,成为打鬼子的地道战。“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日本鬼子的话里,藏着多少中国庄稼汉的硬气和智慧。

18岁那年,我下乡当知青第一次摸到真枪。公社大院里,民兵连长掀开枪械室的木柜,里面躺着“三八大盖”,枪托磨得发亮:“这是从鬼子手里缴的!”盛夏的拈谷场,光脚踩上去烫得直跳,我们这群“超龄知青”却练得比谁都狠:立正、稍息、卧倒,认真到位。后来全公社民兵射击比赛,我获第一名。“好小子,有当民兵的劲儿!”连长夸我。

领奖台上,远处水库工地上的红旗飘飘,推车的号子声不断传来,那一刻我才懂,“劳武结合”不是空话——手里的锄头能种出粮食,肩上的钢枪能护住家园,这就是兵民的力量啊。

视频里,重温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老兵方阵过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坐在车上,胸前的勋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老伴悄悄抹了抹眼角,我想起史料里有段故事:1942年,平山县一个只有14户人家的小村子,43个人当了民兵,活到胜利那天的,已不到十人。再看现在的民兵队伍,背包里别着无人机操控证,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调数据,腰间的卫星定位仪一闪一闪——这还是当年扛锄头的庄稼汉?我想起沂蒙山的歌谣:“辨梢系红绳,腰间别手榴”,那些当年送

军粮、救伤员的姑娘们,要是看见今天的女民兵坐在电子对抗车里操作仪器,准得笑着说:“姑娘们真能干!”

电视机墙上,镜框里压着一张老照片。那是我20岁出头时,在民兵集训领奖台上照的,身后“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泛黄标语,刻在我的骨子里。后来抗洪抢险,民兵队员扛沙袋,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肩膀磨破了皮也没退;再后来抗震救灾,年轻的民兵们扛着担架往废墟里冲,喊的口号跟当年拈谷场上的一模一样。

夜渐渐深了,阅兵进行曲的旋律从手机里淌出来,沙发上打盹的猫“喵”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屏幕,又蜷成一团。窗外的繁星像当年青纱帐里民兵们点起的篝火——一簇簇,一团团,映着庄稼汉黝黑的脸庞,也映着今天年轻人眼里的光。

茶几上的老花镜压着一张《解放军报》,头版照片里,抗洪的民兵们裤腿沾满泥浆,脸上却笑开了花,那笑容跟70年前推着小车送军粮的乡亲们一个样——朴实,却有股子撼人的力量。

我拿起手机,给初三的小外孙发微信:“周末回来,外公教你唱《太行山上》。”想了想,又补了句:“再给你讲当年的庄稼汉,是咋用锄头打跑鬼子的。”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九月的乡愁

□王谦

立秋之后,偶有山风吹过,大巴山方圆数百里,依然滚荡着焦灼的热浪。这时,父亲赤裸着上身,架起炉子,拉起风箱,把乡亲们搁置一年的镰刀重新放入炉火。待通体透红,取出,挥舞着铁锤,火星四溅,快速淬火、宰齿。他要在半个月内帮忙打完上百把镰刀。

大巴山的秋天总是姗姗来迟。九月,山湾里的稻田由青转黄,稻穗压弯腰身,悄然而至的金色渐染整个山乡。这是大巴山一年里最隆重的季节,乡亲们每天都要走上田埂,查看自家稻田,耐心等待稻粒全身泛黄,一场巨大的收割即将开启。

夜幕弥漫,月亮挂在天空。乳白的月色里,我们全家每人拿着一把镰刀,从稻田一端一字排开,趁着月光弯腰挥镰。那时我还很小,一弯一站,半小时不到,已累得腰酸背疼了。于是起身,站在自家稻田边唱起了山歌。这时,不远的稻田里,也有山歌传来。一曲完,不远处又有歌起……整个山湾里,山歌此起彼伏,笑声不断。我家的稻田里,父亲和母亲总是不知疲倦,他们很少起身,埋着头,不说一句话,似乎总是鼓着一口劲儿,直到将这块稻田的稻子全部割完。

天,渐渐有些晚了,湿漉漉闷热。父亲会坐在田埂上,掏出烟叶,裹上,狠狠抽上两口,明暗的火光,像夏夜里停

在稻尖上的萤火虫。等父亲抽完烟,我总会对他讲,太晚了,回家吧。父亲总是沉默不语,起身站立,又走向下一块稻田。那时我们有七个人的田土,大大小小二十多块稻田,从开镰收割到颗粒归仓,要忙上大半个月时间。我知道,父亲不敢停歇,他怕稻谷还长在田里,绵杂的秋雨就来了,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将所有稻谷全部收割回家。有些时候,我实在太累了,就躺在旁边的谷堆上。父亲也不吼我,很快进入了梦乡。被父亲叫醒,睁开眼,天已亮了。

太阳升了起来,气温越来越高,还没到10点,火辣辣的太阳已让人呼吸困难。回家的路上,顺手扯两片菜叶,连同少量米粒熬煮一大锅稀饭。我会连同邻居小伙伴,顶着烈日,寻找竹虫或野地瓜,浑身晒得黢黑。偶尔我们会背着父母,悄悄跑到离村子最远的池塘,赤条条跳进去,双手拍打水花,常常让闲游的鸭子满塘乱窜,迅速钻到塘边稻田里。

中午时分,几碗稀饭下肚,整个山村安静了下来,知了的鸣叫越发响亮。父母要赶紧眯上两三个小时,昨夜一夜未睡,旋即鼾声四起。我不敢往外跑,怕挨打,总是装睡,装着装着,就真的睡着了。醒来,太阳偏西,轻轻地搁在远远的山头。父母早已出门,我跑到稻田边,父

母双双挥舞着收割的水稻,在拌桶里不停地上下翻飞。旁边的稻田如此,再远的稻田也是如此,沉闷的拈谷声,此起彼落,激越欢腾。这是体力和技巧的活,帮不上忙,我常坐在拌桶遮阳席后面,或者回到院坝里翻晒谷粒。就这样,在长达一个月的农忙里,一弯一弯的稻田安静了下来。竹虫不见了,知了不叫了,蛙鸣歇息了,池塘里的水由温转凉,大巴山随即进入了冬藏时节。

就像九月里的一阵风,吹来,稻谷熟;吹走,谷满仓。在匆忙的农事里,我们仿若一夜之间,告别童年,像秋日里飘荡在风中的蒲公英,风起,奔赴远方;风落,扎根异乡。此刻,稻田还是当年的稻田,当年稻田里的七个人,有三个已长眠于地下,三个散落天涯,只有接近80岁高龄的母亲,她依然同往年一样,孤独地匍匐在月光下,挥汗在烈日里,与季节较劲,与粮食较劲,与生命较劲。

最后,她依然会缓慢转身,远望,然后默默回头。在匆忙抢收的九月,她孤独地站在巨大的稻田中间,孤独地弯腰,孤独地贴近大地最后一层余温……

(作者系四川省自贡市作协副主席)



南川油茶(外一首)

□张萃

南川油茶是熬出来的
茶的香不在杯中泡开
而在油锅中煎透

汤水的咸,庄稼人
再熟悉不过了
那是烈日下浑身的潮湿
是生活这口锅
炒干后析出的白色沙砾

命运的铲
反复煎揉着茶叶
直至它的身体碎烂,不再完整
再添一把柴火
将苦涩熬出回味

在疲倦的午后,庄稼人
干一碗油茶
扛起锄头,铆足劲儿
只对土地低头
只给烈日,留下背影

漫步花盆山

所有的山,都长着寺庙
总有朝拜的人
踩着台阶
一步,一步
俯首、跪地

往上,再往上
只是空气多了一分凉薄
只是离天空
近了可以忽略的距离

有些果实,没有长熟的一天
比如路边野生的桃子
在变甜之前
总有勇于攀登的人
顺手摘下它们的头颅
不再转身
回看,树下的脚印

还好还好,在花盆山
我们都是漫步的人
仍可在山间
端起农家人的麦耳朵
尝几口腊肉、土豆的香气
喝一碗热乎乎的油茶
低头饮尽
向下,再向下
直到看见碗底的茶渣
脚底露出的泥巴

晨光轻抚着树木的阴影
一路的水田、土地
长满了繁花,而我们
是草丛中蜻蜓
停歇,飞行
沿着每一片庄稼
朝着山顶的炊烟
轻盈地扇动翅膀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第一顿新米饭

□陈维宣

这个周末,在远房亲戚那里买了10斤新米。打开塑料口袋,里面还冒着热气,一股带着泥土和脱粒的清香扑鼻而来。捧着饱满而雪白的新米,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春播、夏长、秋收,翻晒、脱粒、去糠、过筛……每一粒米,都凝结着农民的血汗和艰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于是决定将兄弟妯娌邀至家里,好好做一顿“新米饭”,吃出一个庄重的仪式感。

一大早,同妻子到菜市场,采购了鸭子做老鸭汤,割了几斤猪肉蒸烧白和做蒜泥白肉,加上几条鲜活的鲫鱼。一顿丰富的“尝新”午餐筹备就绪。

淘好了新米,决定一改电饭煲煮米

饭的习惯,采用沥米的方法煮饭——将淘好的米,在铁锅里涨水后煮几分钟,用竹筴箕沥起来,再用蒸锅蒸熟。沥出的米汤香喷喷,唇齿重温着过去那久违的时光。

久违的沥米饭确实较现代“电饭煲”别有一番风味。不仅饭香,米汤也爽口润舌。所以这一顿“新米饭”,做沥米饭更具仪式感和民俗风情。

11点半,新米饭就做好了,兄弟妯娌陆续到齐。饭菜一一摆上桌,满桌佳肴衬托着一碗碗白生生、冒着热气的新米饭。

过去乡下吃新米饭,一切就绪后,先要把饭食喂狗。传说谷种是远古时期,哮天犬在天庭把谷种粘在毛上,带到人

间,这才有稻谷长出滋养生灵。传说本身并不重要,人类对大自然馈赠的崇敬和感恩,才是新米仪式的永恒意义。

我家早已不喂狗了,自然就免除这一环节。大家就座后,斟上酒、摆上筷,端坐桌前。我在桌前虔诚地念着祝辞,先敬天地,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再敬农民和劳动者,感恩他们的辛勤付出,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三敬老人即公公婆婆,父母宗亲,感恩他们的抚育教养……然后大家举杯动筷,品尝新米,互道祝福,尽情分享平凡而踏实的幸福。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